

〔清〕

尤在涇

集註

金匱要略心



中國醫學大成

金匱要略心典提要

清、尤怡撰。怡字在涇。吳縣人。雍正十年。徐靈胎序刊。徐序云。金匱要略。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仲景則匯集成書。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卷首括蔞桂枝湯。乃桂枝加括蔞也。然不曰桂枝加括蔞湯。而曰括蔞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卷六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即桂枝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爲古方。而龍骨牡蠣爲仲景所加者也。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因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二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並稱。苟有心於斯道。其可舍此不講乎。云云。在涇自序云。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爲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覃精研思。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續入者。則刪

汰之。斷其臟腑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旣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在涇別有醫學讀書記。刊在本集第十三醫論中。傷寒貫珠集。刊在第六外感病類。茲并記之。

徐序

今之稱醫宗者。則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間。次東垣。次丹谿。且曰仲景專於傷寒。自有明以來。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竊嘗考神農著本草以後。神聖輩出。立君臣佐使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於是不稱藥而稱方。如內經中所載半夏、秫米等數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湯液之說。大抵湯劑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倉諸公。皆長於禁方。而其書又不克傳。惟仲景則獨祖經方而集其大成。遠接軒皇。近兼衆氏。當時著書垂教。必非一種。其存者有金匱要略及傷寒論兩書。當宋以前。本合爲一。自林億等校刊。遂分爲兩焉。夫傷寒乃諸病之一病耳。仲景獨著一書者。因傷寒變證多端。誤治者衆。故尤加意。其有敍可見矣。且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而傷寒之方。又無不可以治雜病。仲景書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書。雖各有發明。其去仲景相懸。不可以道里計。四家並稱。已屬不倫。况云仲景專於傷寒乎。嗚呼。是尙得爲讀仲景之書者乎。金匱要略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仲景則匯集成書。而以

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括樓桂枝湯。乃桂枝加括樓也。然不曰桂枝加括樓湯。而曰括樓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即桂枝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爲古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者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兩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並垂者。苟有心於斯道。可舍此不講乎。說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鮮效而多害。此則尤足歎者。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強之不可以命中。不亦異乎。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也。詳本草。惟神農本草經。爲得藥之正性。古方用藥。悉本於是。晉唐以後。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辨駁。反失本草之正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輒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爲信然。嗟乎。天地猶此天地。人物猶此人物。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症知藥。而後可以從事。尤君在涇。博雅之士也。自少卽喜學此藝。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輒得奇中。居恆歎古學

之益衰。知斯理之將墜。因取金匱要略。發揮正義。朝勤夕思。窮微極本。凡十易寒暑而後成。其間條理通達。指歸明顯。辭不必煩。而意已盡。語不必深。而旨已傳。雖此書之奧妙不可窮際。而由此以進。雖入仲景之室無難也。尤君與余有同好。屬爲敍。余讀尤君之書。而重有感也。故舉平日所嘗論說者。識於端。尤君所以註此書之意。亦謂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陽月松陵徐大椿敍

自序

金匱要略者。漢張仲景所著。爲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註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十家。莫不精求深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鶩遠引。以曲逞其說。而其失則爲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爲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爲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覃精研思。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臟腑經絡之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旣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雖然。劉氏援龍。宋人刻楮。力盡心劑。要歸罔用。余之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卽失之隘也。

耶。世有哲人。箴予闕失而賜之教焉。則予之幸也。雍正己酉春日。飲鶴山人尤怡題於北郭之樹下小軒。

金匱要略心典目錄

卷上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

一……………一

痙濕喝病脈證治第二……………一三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

第三……………二七

瘧病脈證并治第四……………三六

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

五……………四一

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

六……………五一

卷中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
證治第七……………六一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八……………一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

第九……………四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并

治第十……………一〇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治

第十一……………二二

痰飲欬嗽病脈證治第十

二……………三〇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

治第十三……………四七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五四

卷下

黃疸病脈證并治第十五……………一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

病證并治第十六……………二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

十七……………一八

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

治第十八……………三八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

虵蟲病脈證治第十九……………四二

婦人妊娠病脈證治第二

十……………四六

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

十一……………五三

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

十二……………六〇

金匱要略心典

漢 南陽 張 機 仲景原著
清 吳門 尤 怡 在涇集註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圈校

卷上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按。素問云。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肝應木而勝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實脾者。助令氣王。使不受邪。所謂治未病也。設不知而徒治其肝。則肝病未已。脾病復起。豈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補用酸者。肝不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與內經以辛補之之說不同。然肝以陰臟而含生氣。以辛補者。所以助其用。補用酸者。所以益其體。言雖異而理各當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謂心王則氣感於肝也。益用甘味之藥。調之者。越人所謂損其肝者。緩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類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在脾實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腎。縱火以刑金之謂。果爾。則是所全者少。而所傷者反多也。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腎受傷必虛及其子。何制金強木之有哉。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蓋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則能傳。而虛則不傳。故治肝實者。先實脾土。以杜滋蔓之禍。治肝虛者。直補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虛實並舉之要旨也。後人不察肝病緩中之理。謬執甘先入脾之語。遂略酸與焦苦。而獨於甘味。

曲窮其說。以爲是卽治肝補脾之要妙。昔賢云。鼓辭知其所蔽。此之謂耶。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卽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盡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府藏。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

人稟陰陽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長。則實由風與氣。蓋非入風。則無以動盪而協和。非六氣。則無以變易而長養。然有正氣。卽有客氣。有和風。卽有邪風。其生物害物。並出一機。如浮舟覆舟。總爲一水。故得其和。則爲正氣。失其和。卽爲客氣。得其正。則爲和風。失其正。卽爲邪風。其生物有力。則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風有輕重。病有淺深。約而言之。不越三條。一者邪從經絡入藏府而深。

爲內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竅皮膚。沿流血脈而淺。爲外所因。三者病從王法房室。金刃蟲獸而生。爲不內外因。所謂病之由也。人於此慎養。不令邪風異氣干忤經絡。則無病。適入藏府。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謂醫治之也。此應前內因一段。若風氣外侵四肢。將及九竅。卽吐納導引以行其氣。鍼灸膏摩以逐其邪。則重滯通快。而閉塞無由。此應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獸。則形體不傷。又雖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則精神不敝。此應前房室一段。痿理云者。謂凡病糾纏於身。不止經絡血脈。勢必充溢腠理。故必慎之。使無由入。痿者。三焦與骨節相貫之處。此神氣所往來。故曰元真通會。理者。合皮膚藏府。內外皆有其理。細而不紊。故曰文理。仲景此論。以風氣中人爲主。故以經絡入藏府者。爲深爲內。自皮膚流血脈者。爲淺爲外。若房室金刃蟲獸所傷。則非客氣邪風中人之比。與經絡藏府。無相干涉者。爲不內外因也。節徐氏

按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爲外因。五藏情志所感爲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爲不內外因。蓋仲景之論。以客氣邪風爲主。故不從內傷外感爲內外。而以經絡藏府爲內外。如徐氏所云是也。無擇合天人表裏立論。故以

病從外來者爲外因。從內生者爲內因。其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爲不內外因。亦最明晰。雖與仲景並傳可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瘳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氣色之辨。所謂望而知之者也。鼻頭。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賊也。冷則陽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腎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負而腎氣勝之。故有水氣。色黃者面黃也。其病在脾。脾病則生飲。故胸上有寒。寒。寒飲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華於色。故白。血亡則陽不可更越。設微赤而非火令之時。其爲虛陽上泛無疑。故死。目正圓者。陰之絕也。瘳爲風強病。陰絕陽強。故不治。痛則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勞則傷腎。故色黑。經云。腎虛者面如漆柴也。風爲陽邪。故色赤。脾病則不運。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經云。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也。

師曰。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

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語聲寂然喜驚呼者。病在腎肝。爲筋髓寒而痛時作也。啾啾然不徹者。病在心肺。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啾然細而長者。痛在頭中。則聲不敢揚。而胸膈氣道自如。故雖細而仍長也。此音聲之辨。聞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備。學者一隅三反可矣。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吐沫。

心中堅者。氣實而出入阻。故息則搖肩。欬者。氣逆而肺失降。則息引胸中上氣。肺痿吐沫者。氣傷而布息難。則張口短氣。此因病而害於氣者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則專言入氣也。中焦實。則氣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數。數猶促也。下之則實去氣通而愈。若不係實而係虛。則爲無根失守之氣。頃將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實而元氣虛者。旣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實在上焦者。氣不得入而輒還。則吸促。促猶短也。實在下焦者。氣欲歸

而不驟及則吸遠。遠猶長也。上下二病並關藏氣。非若中焦之實。可從下而去者。故曰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氣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王時。時至而氣王。脈乘之而動。而色亦應之。如肝王於春。脈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時。無不皆然。若色當青而反白。爲非其時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當病矣。犯其王氣故也。故曰色脈皆當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

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移。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歷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